

道德价值的文化溯源与道德教育

杨韶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道德教育与心理教育研究所, 广东广州 510420)

[摘要]道德价值是人们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意义的标准。社会道德价值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价值,源于一定的文化或民族范畴。类道德价值是人类的底线道德价值。类道德价值既有其存在的特殊性和时代性,也有其存在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前者指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具体历史时期的道德理论和具体伦理实践,后者指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实践中认识到的共同道德价值,当代道德教育要通过多元对话消除不同文化和民族间的价值隔膜,达成和谐世界的道德诉求。

[关键词] 道德价值 文化传统 类道德价值

当代中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变化的重大转折时期,社会的各项改革逐步深化,教育改革正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当代中国已不是过去闭关锁国、单一封闭的社会存在,全球化时代的号角在唤醒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意识的同时,也提升了我们对类道德价值的认识。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建立了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文化,并且经过后代学者的继承和发扬,至宋代已成为集儒释道为一体的大儒家学说,在我国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今仍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但是,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多样性和多变性时代的到来,我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遇到了很多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如何使我国的道德文化在保持和发扬自身传统的同时,顺应全球化时代的道德要求,进行类道德价值的重建,为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和谐共处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价值观基础,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道德文化的价值内涵和社会功能

纵观古今中外的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进步的诸多因素和标准中,道德文

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道德文化是道德价值的基础和前提。这首先是因为，道德价值是通过来自父母和社会的榜样、教诲和印刻作用而获得的，而父母和社会所持有的道德价值观又是当时社会道德文化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文化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做出自我决定的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和精神支柱。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这种精神支柱，即使他再富有，也会感到生活空虚、毫无目的和价值。现代人心理问题日益严重、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自杀率居高不下等，都是失去道德价值依托，内在精神世界空虚、道德文化环境不佳的现实反映。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指出：“人类不可能长期生活在空虚的条件下：如果他不成长为某一事物，他就不仅仅会没有生气，而且那些被抑制的潜能就会变成病态的和绝望的，最终变成毁灭行动。”¹ 道德文化建设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有学者认为，就道德文化的理论内涵而言，其内容包括“个体与社会、善与恶、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荣誉与职责、自由与责任、公正与尊严、爱与友谊、传统、礼仪、习惯、规范、规则、原则、行为方式、理想、民族与共同价值观等基本概念，它们是随着价值观、情绪、感受、追求、观点、行为、对个人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活动、生活模型以及个人素质的变化而转变的”。² 从这个定义来看，道德文化与个体和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念都有密切的联系，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交互作用时形成的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从理论上讲，道德文化具有深刻而广泛的价值内涵。

和道德这个概念的社会功能一样，道德文化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调节人与自然、社会及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道德文化的这种调节功能是宏观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的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道德文化是人与社会的一种反映性产物。它也是一种道德规则，用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他们的意识、心理、行为和重大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因为，“人们在改造社会和自然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之间总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社会就需要各种规范，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进步”。³ 道德文化就是在这些规范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类之所以会形成道德文化，其根源在于，在人类历史发端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性和禁忌，以道德的形式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社会理解，即人不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一个“类”而和其他人共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因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必须要有某些规则。这样，我们对道德文化的界定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道德是和人类社会同步开始的，但是在道德文化之前产生的。换句话说，道德文化是社会道德发展的产物，是先有道德后有道德文化。

2. 道德和道德文化是相互联系的，但两者并不同一，道德文化具有更广泛的理论内涵和外延。

3. 道德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总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道德“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外部实体，而是通过个人、群体及其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和重新形成的”。⁴在当今时代，道德文化仍在不断发展，并且通过个体的活动形式和社会历史实践而改善着人类的生活。

4. 道德文化的本质就是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必然和他人有着某种道德上的关联。

5. 道德文化的主题必须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以便使每个人和社会在不可改变的多方面联系和相互联系中得到改善，促进个体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综上所述可见，既然道德文化是把每一个人都包括在内，与每个人都有某种关联的价值体系，那么，人类作为一种类存在，也必然具有超越历史和超越地域的道德文化。有学者指出，在经过个人独立性的形态之后，类主体的类性不再是费尔巴哈把个体联系起来的抽象类本性，而是在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丰富的人类共识和自我意识。达到类存在自我意识的个人，既是自由个性的个人，又是在公共生活和市民社会所有领域实践了人类普遍性的大写的人。⁵不可否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本民族优秀的道德文化。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一般优秀道德，都具有一种特殊的适应现实的功能，这就是：不管社会现实如何变，该道德的精华部分，总是能够为新时代所吸取、利用，因而它具有极大的渗透力、附着力，它总是能够在新道德的建设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有价值”。⁶显然，道德文化深刻的理论价值不仅体现在它能为个体道德价值的实现导航引路，而且能够超越狭隘的个体、家庭、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引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与自然和生态环境和谐一致的精神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文化是具有价值观内涵的，因为“价值观是人们渴望获得的、抽象的、跨越情境的目标，可以用作人们生活中的指导原则，作为他们用来选择、辩护和评价行为、人和事件的标准”。⁷因此，每当人们对事情做出判断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某种价值观。近年来，关于儿童道德社会化的心理学研究发现，⁸有许多变量都和学生对其父母价值观的确切看法呈正相关，包括他们的父母表现温情和反应的程度，他们的父母相互之

间对某种价值观之重要性的一致性程度，等等。此外，研究还发现，父母之间的价值观冲突以及冷淡和独断专行的教养方式与儿童形成某种明确的价值观呈负相关，但在父亲和儿子之间例外。当孩子出现道德问题时，一些父母经常会说：“你再这样做我就不喜欢你了。”研究发现，这种声称要撤消对孩子的爱和随着时间的流逝父母对价值信息的一致性与儿童的确切看法呈正相关。因此，研究者认为，充满情感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增加儿童的道德动机，使他们更认真地倾听和采纳父母所信奉的价值观，父母之间在价值观问题上的一致性看法也可以使信息得到更多的理解。

上述研究虽然是关于家庭价值观的道德内化，但我们深知，家庭中父母的价值观必然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家庭价值观的道德内化是道德价值观社会化的一个缩影，是社会道德文化的间接反映。

二、道德价值的文化溯源与追寻

心理学研究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们评价自己和他人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意义的标准，即人们判定客观事物对个体的重要性的潜在道德信念。”⁹道德价值是个体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之本，它是个体在与家庭、同伴群体、学校、社会、民族和整个人类的长期交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德价值是道德文化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是确立小至家庭大至整个人类的道德文化的重要价值基础。道德价值可以划分为社会道德价值和个体道德价值两大类，前者是社会大多数人所公认的，而后者主要是个体所认可和奉行的。但是，所谓大多数人所公认的道德价值，追根溯源，就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长期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规范及其社会功能的价值认可，因此也是和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个体的道德信念及道德素养密切联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道德价值便具有了类道德价值的含义。

毋庸讳言，社会和个体的需要及利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为了满足个体的需要，包括自然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就要坚持和维护个体利益；同时，每个人作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的个体，其需要只能通过社会才能获得，所以就要坚持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¹⁰人类存在的这种二重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道德价值的矛盾和统一性。如果社会不尊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而是一味地凭借权力和权威提出某种社会的道德价值，并把它作为要求社会成员必须遵循的道德文化，企图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那么,这种社会发展是不会有长久的精神动力的。这是因为,个体要赋予对象某种道德价值,首先必须了解它。如果个体没有亲身参与这种道德价值的讨论,没有在同这种道德价值的接触中对它产生好感,就无法从根本上把这种外部的道德价值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动机力量。因此,建立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价值,必须遵循个体道德心理发展的规律,沿着“参与—责任—主动—创新”的发展阶段,逐步把个体的道德需要与社会的道德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形成某一时期相对稳定的核心道德价值和标准。

沿着这种思路再深入一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道德价值和标准既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根源,又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我国学者把它归结为“三个基本的向度:其一是人类多元道德文化的历史性向度,即真诚而平等地对待人类各种道德文化传统的生成史和发展史;其二是人类道德生活现实的事实性向度,即全面而理性地看待现时代人类世界的道德现实和道德境况;其三是多元整合的道德理论向度,亦即合理而宽容地对待各种合理有效的特殊伦理学理论。三个基本向度的交迭核心即是‘多元文化论’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整合或普遍化”。¹¹笔者认为,当前我们确实应该理性而合理地认真反思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及其道德价值,合理而宽容地借鉴其他社会的道德文化和道德价值。我们既不要采取封闭心态,也不要采取妄自菲薄、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我们应该以广阔的文化视野开展道德价值重建,使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价值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的道德价值,它起源于一定的文化或民族范畴,但又是人类文化的道德基础。由于世界各国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道德价值的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初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况,开始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迈进。但是,我们能够有底气地说,中国当代的道德文化也在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迈进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举例来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连续四年的喜剧类作品评奖中获得一等奖的某著名小品演员,在去年率领一班演员去美国演出。没想到在国内获得高度评价的春晚小品,却在海外华人那里遭到了拒绝。海外华人不愿意看那些拿残疾人、肥胖者和精神病患者作为取乐对象的小品,更不喜欢通过撒谎和欺骗而获得不当得益的价值取向。甚至有人委托律师以“不正当得益、不正当商业竞争和精神伤害”等罪名将主要演员和演出单位告上法庭。我国旅美学者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海外华人之所以看不惯这位小品演员的看家本领,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低俗的社会价值观。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已经从价值观上确认,一个社会是

否强大、进步和文明，不是看它对强者的态度，而是看它对弱者的态度。换句话说，对强者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对弱者给予充分的尊重和扶助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这个实例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社会的文明发展和进步必须要以积极的道德文化为基础，以先进的道德价值为先导。

三、道德教育的时代呼唤

类道德价值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它是在对道德相对主义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对“道德绝对性”的合理阐释而在更高级的人类“类存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是一切教育的本质，缺少对‘绝对’的热情，人就不能生存，或者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一切就变得没有意义。”¹²显然，正是因为人类对道德的“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信奉，才有了全球化时代的交流和对话，也正是因为我们对道德“绝对性”的热情，才使我们感受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类道德价值还不是人类的终极价值，但它与终极价值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是终极价值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归根结底，正是因为类道德价值的存在，才使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应该建立起和谐共生的生态关系，从而构成了当代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主张的理论基础。

在类道德价值范畴中既存在特殊性和时代性的东西，同时也存在普遍性和永恒性的东西。前者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具体历史时期的道德理论和具体伦理实践，它们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道德理论和伦理实践；后者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而认识到的共同道德底线，是为了维系人类作为一个族类存在下去而必须遵守的责任和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重建就必须建立在类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从全球化的视野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待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系，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为人类精神家园的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种尝试性观念：

1. 类道德价值的实现有赖于道德教育的引领。

“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模塑涵养出最高的人类德性或最理想的人格。”¹³当代中国正处在思想、道德、文化等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青少年的道德价值观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境况。道德教育要想发挥其道德引领作用，就决不能一味仰仗权力的话语体系，实行自上而下的强

制性灌输，而是应该着眼于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提升，帮助学生学会进行道德的理性选择。所以，在道德教育中，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地思考发生在学生身上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同时结合学生所关心的他们身边的各种现实，通过讨论、理性分析，甚至学术争论，最终得出对某些问题比较一致的看法。在教育过程中，“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是教育者所要铭记的一条重要原则。教师既不能像传统的师道尊严那样，把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学生的主体思考之上，也不能像价值澄清学派那样，过分依赖道德相对主义。

2. 类道德价值的精神要在教育中得到充分彰显。

道德教育一定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把当代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及共存联系在一起。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早已证明，虽然不同民族和文化有各自的道德文化和道德价值，但不容否认，人类的不同文化群体中确实存在着某些为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例如，诚实、尊重、勇敢、公正、公平等道德价值观，历经几千年的人类变迁，已经成为全人类普遍认可和信奉的道德价值。尽管不同的文化对其内涵的解释还存在差异，但只要人类社会始终遵循“求大同存小异”的宽容心态，类道德价值就一定能在人类社会日益显示出其道德价值力量。在教育中，我们要向学生提供价值观和信念方面的知识洞见，使他们能够以发展其精神意识和自我认识的方式来反思他们的经验。学校要讲授分辨正确和错误的原则；要鼓励学生与他人建立积极联系，负起责任，全面参与社会活动，形成对公民的理解；要教育学生在欣赏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¹⁴

3. 类道德价值的发展要允许多元对话。

类道德价值需要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之间展开有意义的道德对话。当代中国的道德教育要用超越血缘关系的人类道德价值理性，通过多元对话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隔膜，达成世界和谐的道德诉求。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类道德价值的发展不同于传统的一元论的道德霸权，它是在平等、民主、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对话来实现的。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改变那种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心态，平等地善待不同民族、社会和群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本文得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8SXY003）]

The Cultural of Moral Value and Moral Education

Shaogang Yang

(Institute of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Foreign Trade in Guangdo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Abstract] Moral value is the standard people use to evaluate whether the action of their own and others has moral significance. Social moral value is the moral value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and originates from some certain culture or nationality. Similar moral value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s among moral values of human beings. Similar moral value exists for its particularity and contemporaneity as well as its universality and immutability. Its particularity and contemporaneity refer to the moral theories and specific ethical practices of every nationality and state in certain eras, while its universality and immutability refer to the common moral value that is recognized by every nationality and state in moral practicing. The contemporary moral education needs to disencumber the misunderstanding on moral value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nationality through multielemental communication so as to meet the moral requirements of a harmonious world.

Key words: Moral value; cultural tradition; similar moral value

参考文献:

[1] May, R. (1953).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New York: Ronald Press, P.24.

[2] Patlakh, B. (2004). *Moral culture* • In S. Shermukhamedov & V. Leviskaya (eds.). *Spiritual values and social progress*. Uzbekistan Philosophical Studies.

[3][6] 黄钊等. 中国道德文化[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 6, 487.

[4] Kuczynski, L.&Navara, G.S. (2006). Sources of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socializ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n Melanie Killen&Judith Smetana (Eds.) .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P132.

[5] 孙利天. 高清海教授的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EB/OL].<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08104.html>, 2008—08—12.

[7] Schwartz, S.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P.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Vol. 25, P1—64.

[8] Knafo, A.&Schwartz, S.H. (2003).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s' accuracy in Perceiving Parental values. Child Development, 74, 595—611.

[9] 林崇德, 杨治良, 黄希庭. 心理学大辞典[Z].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195.

[10] 黄富峰. 道德思维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

[11] 万俊人. 寻求普世伦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63.

[12] 雅斯贝尔斯. 什么是教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44.

[13] 辜正昆. 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32.

[14] [英]莫尼卡·泰勒. 价值观教育与教育中的价值观[J]. 译者: 杨韶刚, 万明. 教育研究,

2003 (5) .